

他将这一决定称作“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做的重大决定”。2015年9月,从杜克大学获得中国哲学与宗教硕士学位的他,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研习比较宗教。他为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曾被旁人视为南辕北辙。但他自己坚信:“认识自我是一个寻找的过程,如果一直不去寻找自己到底喜欢什么,人生将是一种遗憾。”

2015年,这位完全不精通文学的九零后青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青春文学《我往何处去》。书中描写的是一段探寻自我本源的艰辛历程,这部小说有对中学生活的鲜活描述,带着“九零后”特有的群体认知,试图在友情、爱情、亲情、成绩和未来等方面作出拷问,充满了青年学生真实的体味与感受。其实,“我往何处去”,也是卞润华曾经所亲历的迷茫。

这部作品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。结束学业后,卞润华决定回国发展,其间也有过摇摆和迷惘,但目标已逐渐清晰。他

内涵和精妙。

“中国白”是法国人对明代德化白瓷的赞誉,他们认为这是“中国瓷器之上品”。德化瓷器具有白度好,光泽度高、热稳定性强、耐温、耐压、耐磨、耐腐蚀等特点,釉色纯净温润、致密度高,透光度好。

因为母亲的关系,在德化制瓷技艺中,公认的“大师级”人物连紫华曾与卞润华有过一次忘年神交。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,怎能轻易走入大师的话语体系?卞润华对哲学的理解深沉,两人年龄虽相差悬殊,却能够彼此理解。熟络之后,连紫华便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制瓷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。他十来岁就开始学习制瓷,参与故宫的瓷器修复时,有幸亲手临摹明代白瓷大师何朝宗的达摩造像长达数月,这些经历让他的技法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

生活馆收藏的许多单色釉瓷器,是景德镇瓷器中的佼佼者——邓希平的郎红作品。当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的

美观、世界观。“我们关注的其实还是这个社会背后的时代变迁,变迁中人是怎样真实地生活。”

这么说来,壹兰这个名字,并非全无野心。团队小伙伴们常常头脑风暴,遂得出清雅志远的调性。壹,是一个人,他生来孤独,但面前却充满了无限可能;壹又是阈值,同一时空下,纵有弱水三千却只取一瓢饮。而兰,是一种气节,如带如剑,亦刚亦柔。兰,香气高洁,又平易近人,纷纭世界,自有翩翩风度。兰为一,一即是万物,她可独自芬芳,也可海纳百川,但始终如一。

翻看他们公众号里的文字,是信手拈来的小确幸:“我们每天都受到文化的冲击,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,脑海里飘过云团般的迷惑。我们还没有学会沉淀,就急着在方方面面表达个性和自我,到头来不过是下了一场场滂沱的雨,全都倾盆淋在自己身上。也许,我们早就应该拒绝签收城市贩卖的焦虑,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●



落脚上海,希望通过戏剧创作来叩问生命的意义,让更多像他一样曾经迷茫的年轻人,读懂自己,也能理解这个世界。

一对母子的夙愿

其实,母亲的愿景和戏剧并无违和感。

周莉笠多次寻访德化,最大的收获就是走近那些白瓷大师,了解他们的生平故事,并在其作品中领会“中国白”的

外地女大学生,在瓷都景德镇开创了自己的窑变技法,升华了祭红,创新了郎红。

祭红瓷,为景德镇名瓷。景德镇的颜色釉造诣极高,创造了钧红、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。钧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铜红釉品种,从明朝开始,景德镇大量生产钧红瓷。明代永宣年间,景德镇瓷工继钧红之后,又创造了祭红。祭红娇而不艳,红中透紫,色泽深沉而安定。古代皇室用这种红釉瓷做祭器,因而得名祭红。祭红因烧制难度极大,成品率很低,因此身价不菲。

郎红,即郎窑红,则完全按照明朝永乐、宣德的红釉来制作,追求红宝石般艳丽温润的格调,为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景德镇窑务时所烧。郎窑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,在摄氏1300度以上高温的火焰中还原烧成,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、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,烧制极为困难,几乎数百窑亦难烧成一件作品。故民谚有曰:“若要穷,烧郎红”的说法。而在收藏界则有这样一句民谚:“家有郎红,吃穿不愁!”足见郎红作品在景德镇瓷器中的影响力。

当年,作为一个年轻的外地女大学生,邓希平在景德镇稳扎稳打,开疆拓土。彼时,祭红的方子都是各家拽在自己手里,从不泄露给外姓人士。刚去厂里那会儿,邓希平连试验品都领不到,均是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坎坷才换来今日之成就。

可以说,任何一个手工艺人的经历,都是一本鲜活的故事书。戏剧取材于生活,剧本创作更需要深入生活。正是这个原因,卞润华逐渐理清了想法,也想把这些中国瓷器匠人的故事整理出来,作为中国原创戏剧的母版。

人面剧团的成立,则是后话。对卞润华而言,其实并没有特别宏大的愿景,譬如它是不是能够改变当下戏剧圈的业态,成为一种锐利的新生力量?他心里明白,九零后根本不爱用这样的词汇。“我觉得戏剧就是一个让大家畅谈公共生活的地方,思想变革一定是从剧场开始的,不论莎士比亚时代,还是西方戏剧的重要时代都是如此。人面剧团可能只是一个开始,是生活馆的外延,未来我们可以涉猎出版、剧本创作、编剧、故事馆、生活美学馆等等,让它变成一个有趣的思想聚集地。”通过生活美学,甚至是以戏剧为载体,可以用来传递生活价值,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去塑造青年群体的审

